職官分紀

五

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
並掌部從朝直又有給事二十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十
人奉朝四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兼出使勞問統城
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城門局校二人直
長四人食醫四人尚藥局典御二人侍醫直長各四人
醫師四十人符璽御府殿內局監各二人直長四人煬
帝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為殿內省并尚書
門下內史秘書以為五省門下省減給事黃門侍郎員

壼朝廷榮之久次者為僕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
掌侍左右賛導祠事顧問應荅法駕出則多識一人負
傳國璽操斬白蛇劒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世
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出禁外
有事乃入事畢則出王莽秉政復入與中官俱止魏晉
以來置四人別加官不在數秩比二千石
南齊百官志侍中漢世為親近之職魏選用稍增華重
而大意不異齊世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永元三年

報章曰聞報奏曰可其表由尚書報所由云已奏如書凡章表以啓封其官家事得皂囊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而執異議者曰校議曰某官主議以為如是下言愚戇異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可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慕古改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章表制度自漢以後多相因循隋令有奏鈔奏彈露布等皇朝因之其駁議表狀等至今常行其奏鈔露布侍中審自餘不審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行幸則負寶以從版奏中嚴外辦還宮則請降輅解嚴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升殿則奉玉幣盥則奉匜取盤酌罍水贊洗酌泛齊受虛爵進福酒皆左右其儀饗宗廟進瓚而贊酌鬱酒既祼贊

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書三百二十三篇

諸皆少年 李固字子堅諫帝云臣一日在朝會見諸侍中皆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

伏青蒲上 史丹為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親疾侯上間獨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

親密近臣上進見問得失 謝承後漢書公孫曄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問其得失所陳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深見省納

據經依義補益國家上疑事密問 劉淑為侍中朝夕見議竭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皆著為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諮問焉

八俊 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奏舉為侍中與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太尉長史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解經不窮 東觀漢記戴馮為侍中正旦朝會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問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

曹掾

戴蟬珥貂 王粲為侍中文帝贈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上

執虎子 魏畧舊儀曰侍中親省起居俗因謂之執虎子始蘇則為侍中有與則同隱居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適京師見則謂之曰仕進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也

强識博聞 魏國既建杜襲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強識博聞太祖遊觀多得驂乘至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視可矣於此欲兼之乎

弱冠 蜀志關興字安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

招納蠻戎 馬良字季長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谿蠻戎渠帥皆受號印咸如意焉

服不精細食不重膳 吳志大帝時是儀為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貧困家無儲蓄聞之幸儀

舍求視疏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

掌御唾壺 孔氏連叢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時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見

在朝稱為儒宗 益部耆舊傳董扶少從師學大將軍何進表薦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宜勅公車待詔以異禮諮謀奇策靈帝徵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待

七車 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水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怪其異遣問之荅曰帝之後第七車知我所以來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現耳

七世 三輔故事金日磾忠勤守節金氏七世為侍中

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文士傳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與一代之志 魏志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王粲等六人最見名而粲時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志

其不可勝紀

識舊玉佩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佩玉魏侍中識漢舊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

以能書留補 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 安平王孚為魏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即位遷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

有經國之幹 晉任愷字元褒為侍中有經國之幹萬幾大小愷多管之愷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

貂蟬盈坐 趙王倫僭即帝位同謀者皆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皆命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假還本鄉葬妻 魏舒代山濤為侍中舒三娶妻皆亡於是自表假還本鄉葬妻上賜地一頃錢五十萬

恂恂

年喪者四十餘人

通理有才義 虞預晉書河間成都王舉兵向朝廷北討徵嵇紹為侍中天子蒙塵其右將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為侍中

大奴故自得鳳毛 世說王敬倫美姿容以父作侍中公服從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故自得鳳毛也大奴王劭也亦見中興書

帝思其言 華陽國志譙陸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陸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思其言徵為侍中

監典後宮出入臥内 後魏羅吉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侍監典後宮出入臥内

攜杖出入 甄理為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得攜杖出入

貂蟬映首日月在躬 北齊邢子才為彭城王奏讓侍中表曰貂蟬映首日月在躬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慚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待諠譁之議素飧之責豈須噂沓之口云云

金蟬

仁授黄門侍郎尋為涼州摠管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
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乇虗幟示之頡利
懼而走
就加上言賣果蔬與人争利
蘇良輔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留守
西京尚方監裴匪躬檠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
良輔曰儀休一諸侯相抜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
人争利遂止
諫以金塗九門
九門成則天令以黄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諫曰門者神器貴
在質樸豈待金色方為炫燿從之
請率先百寮出任刺史
長安中則天嘗與宰相議
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等奏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
革止息倉庫殷盈户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夙夜
惭惶不知啟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
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内官輕外職
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来所遣外官多是貶累之
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

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定翱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誡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詔

得蒲萄不食 陳叔達字子聰武德中拜侍中叔達明辨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褒之屬目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母可遺因賜物百段

未嘗漏洩內事 楊師道太宗時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內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請出二息補外 源乾曜見同中書門下三品門

獻瑶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 裴光庭見弘文館學士門

賊不

當時壯其忠謇陽平王之子匡為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敬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遷授不謁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軍元義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義義謂順曰卿何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晉王以下拜於帝前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詣晉王第勑晉王以下拜於帝前

兄弟五人相代北齊書給事黃門侍郎河南陸朗弟駿杳騫彥師兄弟五人相代為黃門侍郎其吏部郎今侍郎也事亦見路敬淳古今人物卓絕譜

置笏於地隋書劉行本為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

一曰杞當國播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痏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之何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以身為犧牲

閻朝隱為給事中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曲申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絹綵百匹金器十事俄改麟臺少監

凝碧詩

王維字摩詰天寶末為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其樂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聞之悲惻潛為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詩聞肅宗乃特宥之

有迴天之力

張玄素遷給事中太宗詔發卒修治洛陽宮乾陽殿以備上巡幸玄素上書諫之太宗嘆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未十年髭鬢盡白

國朝至道中以給事中魏

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六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武騎尉等員煬帝廢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常員

唐百官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隸門下省顯慶二年又置二員隸中書省始有左右之名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為左右侍極咸亨復廣德二年升為正三品加置四員興元元年正月左右各加一員貞元四年正月勑省舊四員中書省

顏淵 晉梁益士傳云文立字廣休師事譙周門人共推立為顏淵陳壽李宓為子夏立在晉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在員內

在員內 上常媿有累清談 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世祖出南郊侍中當參乘詔曰使鄭常侍謂默曰卿知其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相輩常媿有累清談

對政事 默為散騎常侍武帝問以政事對曰勤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阻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帝善之

金貂換酒 阮孚字遙集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為所司糾彈帝宥之

選望重輕 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望重以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宋孝建三年武帝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以孔覬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望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

宜在機近規納善言

晉起居注惠帝永寧元年詔散騎常侍王睿性識明徹日新匪懈宜在機近規納善言

機管要任不可久曠

紀長兼侍中閔內侯所疾非日月可愈機管要任不可久曠令轉為通直散騎常侍

歷任左右劬勞內侍

臧榮緒晉書泰始十年詔程咸忠誠直正幹理貞固博學洽通文藻清敏歷任左右劬勞內侍乃心在公夙夜不懈其以咸為散騎常侍左通直郎

通直殿中

陶氏職官要錄泰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為員外常侍通直殿中與散騎常侍通直通直之號自此始也

鮑通直復是何許人

梁鮑泉嘗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遺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眾怪馬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南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

唯取梁

弃身荒宇絕榮仕祿宜給本俸以終餘年

在員外 臧榮緒晉書張天錫字公純降氏為符融征南司馬謝玄等大破氐軍於陣歸國以為散騎常侍在員外

擢登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輝 顧凱之拜員外散騎常侍表云不悟陛下聖恩所加擢登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輝

貌類太宗 檀道鸞續晉陽秋吳隱之為員外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初議以為黃門侍郎而隱之貌類太宗上不忍視故改馬

並驅函簿 梁朱异為員外常侍侍中領軍中書舍人四職並驅函簿近代未之有也

尚書南座無貂 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自琛始也

散騎常侍

割肉歸遺細君 前漢東方朔為常侍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

文武之才以為賓宴之臣

賓宴之臣 上少有名望 吳錄顧昺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

俱有美稱 王洽導諸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羡俱有美稱弱冠除散騎侍郎

倜儻高雋寵蓋當時 郗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倜儻高雋寵蓋當世除散騎侍郎

撰正音訓 徐邈字先民遷散騎侍郎居西省嘗撰正音訓前後十年多所補益

使不辱命 晉陽秋王彼使不辱命擢拜散騎侍郎 紀桼彼字疑有悞

張華請觀馮恢 干寶晉紀處士馮恢至行過人以為散騎侍郎恢至上謂張華定何人也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為賓容者周俗士也及華至恢侍之以恭時論確然少之

視酒罏雖近邈若山河 臧榮緒晉書向秀為散騎侍郎公使乘軺車經昔與嵇阮共遊酒罏前過乃嘆曰吾昔與嵇康阮籍屢遊此罏自嵇生及阮公

在員外 晉起居注大興四年詔令以前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為散騎侍郎在員外

簡其才 晉中興書苻堅青州刺史苻朗降烈宗詔曰朗洞明逆順望風歸化既嘉此識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侍郎置無員

清華所不為 郄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摛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荆蠻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侍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

忠誠義烈 晉起居注載建武元年令曰前堂邑內史魏文忠誠義烈其以為員外散騎侍郎

侍東宮 永昌元年詔以新立世子王悅為員外散騎侍郎侍東宮

顯侍帷幄 謝安表云崇此下原本有缺

左諫議大夫

有保民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葢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四員隋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廢之

唐百官志門下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諭得失侍從賛相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塗以方色列於朝堂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詔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

國朝大中祥符元年令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錢惟演立位在孫僅之下知制誥班序以先後不得以官至是以諫議大夫班在中書舍人上故申明之給事中以下皆無員不專職本省之務分任之中外為位

元祐令左右諫議大夫從四品

為聖主得賢臣頌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武歌于太學宣帝召見武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議

陛下乃觸情縱欲傾以卑賤以毋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臣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書奏捕繫掖庭秘獄於是左將軍辛慶忌等俱上書曰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見擢為大夫其言必有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行惨急之誅摧諫議之官震羣下失忠直心於是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病終于家

舉止方正 孔光字子文經學尤明舉止方正為諫大夫

賢良方正 何武字君公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召對策拜諫大夫

耆老久次 揚雄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好古學道甄豐父子劉棻為莽所誅雄時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投閣垂死詔勿問京師之語曰惟寂惟寞自投於閣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與肴從遊學

賢者宜篤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

夷獻幻人 謝承後漢書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永寧中西夷獻幻人能吐火易牛馬頭自支解其身元日作之禪離席諫之云云

數陳讜言 傳翻轉諫大夫數陳讜言上嘉之

犯顏諫諍 虞永字叔朗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犯顏諫諍以俸祿賑諸生

賜歸天子思之 江革轉諫議大夫賜歸天子思之革與母居至孝為母炊不委妻子常輓鹿車載母母卒哭不絕聲服竟不脫太守遣掾釋除之詔齊相曰諫大夫江革以病臨賜穀千石長吏八月存問致羊酒以終其身

乘高車出關 郭丹少從學長安入函谷關慨然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甞為都講諫議大夫持節賜歸南陽去家十三年乘高車出關

引弟子升堂執經 華嶠後漢書桓榮遷諫議大夫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命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辨說

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 袁崧漢書劉陶諫大夫靈

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置笏於地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常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原所笞者

處不諱之朝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處不諱之朝實顧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勑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以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

諫獵

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顧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為忠矣

能以氈為衣必不漏

谷耶律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油衣若為得不漏

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職在箴規

上

有諫臣體

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

上疏論興元監軍

孔敏行元和元年拜諫議大夫上疏言興元監軍楊叔元陰募卒為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敢發其事敏行上表極諫諍之故叔元得罪

論朝政得失

張薦擢諫議大夫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連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言於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主善惡二者不可兼改秘書少監

朝廷有直臣

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時裴延齡以姦佞用事時大臣陸贄等咸遭譖毀城乃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聞之徃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萬福自此名重天下

凌蔑公卿大臣

李景儉字寬中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既甚貶

以納言統之煬帝内史省加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次舍人下

唐百官志門下省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下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下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録於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分

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有令三人贊者六人貞觀三年置起居郎二人廢舍人龍朔二年曰左史天壽元年如之

六典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起居郎因起居注以為名起居注者記錄人君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皆其事也宋衷世本云沮誦倉頡為黃帝左右史周書穆王時有左史戎夫書前代存亡之誡諸侯之國亦立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魏晉以來皆中書著作兼修國史及北齊集書省領起居注令史之從七品上後周春官府置外史掌書言及動作以為國志蓋其任也令史三人先置楷書

三員通前為十員神龍初依舊各置二員其才可則登不拘階叙又置供奉無數

左補闕拾遺

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滞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五代百官志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

國朝雍熙五年詔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

元祐官品令左右司諫七品

職在諫曹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佞判度支德輿上疏切諫云臣職左諫曹令採羣議

張既瀆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並請權於別所玄宗納其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孜孜獻納 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宰相裴垍廷語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媿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恐而退

賞一逸人可勸天下 國朝真宗咸平五年終南山處士种放對於便殿上親撫勞命坐語久之館於都亭驛尋授左司諫直昭文館上謂宰臣曰放召對來詢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以邊事則不對但言愛民而已久之言所有獻納俟形於章疏然亦有就祿之意且曰跡孤朕諭以俟升班列必見朝廷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為者賞一逸人可勸天下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今不可壞祖宗法度若臺諫官是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稱死罪悸汗浹背

以此之理也故於遺之置所以畢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發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位未足惜身未足發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身是諫官月請諫紙

居易與元稹書云漢在翰林日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濟救人病裨補時闕難於指言者輒歌詠之欲稍聞於上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詩人命蹇

又書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之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況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屯剝至死

額叩龍墀

劉棲楚為拾遺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棲楚出班以額叩龍墀苦諫云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棲楚休叩頭候進止棲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搕頭見血

上為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

擢自草澤

竇羣隱居毗陵以節槩聞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園丘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復薦羣召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

諫沉香亭子

李漢為左拾遺敬宗始治宮室波斯賈人李鱗沙獻沉香亭子漢乃上疏論之曰若以沉香為亭子即與瑤臺瓊室事同又奏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顧陛下各勑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出為從事

諫觀酺樂

嚴挺之為左拾遺先天二年睿宗詔三日三夜御安福門觀酺樂挺之上疏四不可云云伏望晝則歡娛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

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乃曳立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又挻其從人當時罷不上聞所以強暴益甚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朝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又聞近日以來應合有導從官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禮太過自今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獻大像閣賦 許景先神龍初為夏陽尉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擢左拾遺

不數年出將入相 蕭嵩為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為友館而禮之表薦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玄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

堪為諫諍之官 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為左拾遺

坦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

諫營興泰宮 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

於萬安山藏用諫曰竊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矣聞土階三尺茆茨不剪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産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疆為帝王之烈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

諫為公主廣第宅 辛替否為左拾遺景龍中安樂公主府所補官屬多非其才中宗為公主廣第宅替否諫

曰臣聞王者牧黎庶建百官莫不慎器與名畏怨重禍不激詭以求進不貨賄以求榮公侯伯子男五等各以功為先後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為次第伏惟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其仰束帛不充於錫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臣聞禍生有胎福生有基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

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則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顯而異其分也今冗庫冗散之吏尚赴内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取諸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内朝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燕王素歐陽修蔡襄

序立仗續准御史臺閣報令臣歸本官班序立仗謀其政者必在其位令修起居注行起居舍人起居郎事直舍人院行中書舍人事同知諫院行司諫正言事者也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苟行其事必立其班所以明職分而勤官守也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特令綴小兩省班

置印唐文宗太和年置諫院印相惜諫官以章疏之故憂患畧同臺中則務糾彈舉省中多士吉趣

魚符

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為木契若王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并行軍所及鎮兵五百人以上馬五百疋以上征討亦各給木契其在內在外及行用法式並准魚符

五曰旌節周禮掌節職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今漢使所擁是也漢書曰戾太子遣巫蠱事懼不自明取使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初漢節純赤以太子符亦赤故更為黃旄加以相別蘇武在匈奴執漢節毛落並其事也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用之曰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勅書晉代留守將軍及軍發後更添兵為新授都督御史及改替追喚別